

〔台湾〕卧龙生

铁剑玉佩

中

作家出版社

124.8
302



铁剑玉佩

[台湾]卧龙生



85110/15

二十二

如果福儿真不会武功的话，这一掌下去，天灵盖一定粉碎了。

她用手一探福儿的鼻息，气若游丝，几等于无。她又蹲下身，凑近面孔，借着星光去检视福儿的眼珠，看看是否有救。

福儿突然深深吸了一口长气，霍地跳了起来，飘退丈余。

然后哇哇叫道：“我上当了。原想装死闻闻姑娘面上香粉味道的，想不到却是一股臭汗。”

凌菲不禁心头大骇，这小家伙的天灵盖上硬碰硬地挨了一掌，却一点损伤也没有，他有多深厚的内力自可想见了。

凌菲定住心神，向福儿招招手，道：“小兄弟！别说笑话，我们说点正经的事。”

福儿点点头，道：“好！不过你不能再动手打人了。如果你喜欢打的话，最好打轻点，敲碎了脑袋瓜子就没有吃饭的家伙了。”

说着，又在凌菲的对面坐下。

凌菲笑道：“小兄弟！真想不到你这样小的年纪竟然有一身好武功。”

福儿笑道：“姑娘夸赞！”

凌菲瞟了他一眼，道：“小兄弟！我看你不像个挑书籍的书僮。”

福儿将头一偏，道：“那点不像？”

凌菲道：“凭你的功力和身手。”

福儿眉飞色舞地道：“当然，跟着顶顶大名的柳相公，自然也学到一点。”

凌菲试探地道：“我看你和柳相公一定是同门学艺的师兄弟。”

福儿倏然沉下脸来道：“多嘴的媳妇不讨公婆疼，姑娘要是不东问西问，这猜那猜，我倒愿意多和你聊聊。你看，我可曾问过你贵姓大名了？”

凌菲柳眉一竖，道：“谁叫你不问？我姓凌名菲，难道还有什么不可告人？”

福儿“唔”了声，接口道：“‘关中一龙’凌震霄的千金小姐。”

凌菲讶然道：“你怎么知道？”

福儿振振有辞地道：“武林中姓凌而又能亮出字号来的有几个？除了凌震霄那条龙，谁又能生出你这一只彩凤？”

凌菲笑道：“你倒真会捧人……”

语气一顿，接道：“柳相公和秦茹慧一齐到‘子午谷’口去了。”

福儿摇摇头，道：“凌姑娘的消息可能不太正确吧？”

凌菲语气肯定地道：“错不了！原来我们三个在一起的。八成是秦茹慧唆使柳相公将我赶走了，然后他们两人联袂而往。”

福儿摇头晃脑地道：“尽可放心！柳相公绝不会作厚此薄彼之事。”

凌菲急得跺足道：“你看！连你都不相信我的话，好像我是专门骗人的。”

福儿连忙摇手道：“姑娘别急！我说话向来都是有凭有据的……”

语气一顿，压低了声音接道：“昨晚秦茹慧在杜曲东南十

里之处着了冷老魔的道儿，看样子是想以秦姑娘为要挟换回那把铁剑。”

凌菲讶然道：“铁剑到了秦羽烈的手上？”

福儿点点头，道：“秦羽烈在大前天耍花招，在冷老魔手里弄去了那把剑。”

凌菲喃喃道：“想不到秦姑娘那么精明，也会栽筋斗！”

言下之意，虽多多少少有点幸灾乐祸，却也有几分惋惜之情。

福儿微微一笑，道：“姑娘用不着为她担心，她的运气不错。”

凌菲忙问道：“怎么办呢？”

福儿故作神秘之色，压低了声音道：“据我早上得到的消息，不知哪位高手又将秦茹慧从毒虫窝里救出来了。听说是个使钓钩的人。”

凌菲心头不禁一怔，使钓钩的除了她哥哥凌长风之外还有谁呢？

心中发怔，脸上却不动声色地笑道：“你的消息倒是蛮灵通的哩！”

福儿轻笑道：“我可不是专门偷饼吃的，吃饱了总得干点活儿呀！”

福儿的话声方落，蓦然巨石之下响起一阵长笑，道：“老夫早知你这娃儿大有来头，那天给你跑了，今天看你往哪里走？”

话声未落，人已纵到巨石之上，赫然是那“九指魔杖”冷如霜。

福儿眼光四下一扫，才发现巨石之下已被十来个壮汉围住了。

凌菲已启唇叱问道：“冷老魔！你想干什么？”

冷如霜厉声道：“女娃儿！还没有轮到你……”

转面向福儿喝问道：“快说！姓柳的那娃儿到何处去了？”

福儿应道：“你既然在暗处偷听我们说话，就该知道我也正在找柳相公。”

冷如霜又叱道：“那个使钓钩的小杂种是什么来路？姓什么叫什么？”

这一声“小杂种”可教凌菲冒了火，立即沉声道：“姓凌名长风，他是我的哥哥。你说话干净点，不然姑娘我可要教训教训你！”

冷如霜纵声大笑道：“哈哈，真是得来全不费功夫，你哥哥在我手里弄走了一个女娃儿，正好拿你来凑数，走过来吧！”

“嗖”地一声凌菲已经抽出软剑，“叭”地一响缠上了冷如霜手中的“九指魔杖”。

福儿大叫道：“咱们两人的年岁加起来也不过三十岁，联手打你这个老不死的魔头也不算丢人！老魔头看掌。”

趁着冷如霜手中魔杖被凌菲的软剑缠牢之际，福儿一掌向冷如霜左腋拍去。

冷如霜叱道：“娃儿自找死路！”

叱声中，左掌轻轻一挥，拍出了他的独门武功“血印掌”。

他太低估了福儿这个年轻小娃儿，因此只用了三成功力。

两股掌力一接，冷如霜才发觉对方掌力劲道十足，暗道一声不妙，就要卸劲后退。

但是，他右手的魔杖却被凌菲的软剑缠住，退也退不走，除非松手撒杖。

待两股掌力接实，冷如霜的身躯被一股巨力推得急旋，从

左边转到右边。

身形一转，正后背部对着凌菲，凌菲岂会放过这个机会，一抖皓腕，松下软剑，突又向冷如霜脖子上缠去，若被缠上，必定身首异处。

同时之间，福儿又连拍两掌。

这个老魔头竟然被两个小家伙弄得手忙脚乱，连落后手。

冷如霜衡量局势，如果勉强回身招架，定是讨不了好，因此，飞身纵落巨石，大叫道：“快放毒蛇，咬死这两个娃儿。”

凌菲正要趁势追下巨石，听冷如霜下令放毒蛇，心头不禁一凛，疾声道：“福儿！快！我们背靠背，小心戒备，让毒蛇咬一口不是好玩的！”

凌菲话声未落，已有两条毒蛇窜上了巨石。幸好，黑夜之中，毒蛇的碧绿眼球看得非常清楚，“嗖”“嗖”两声，那条毒蛇立刻被凌菲的软剑拦腰削断，一股扑鼻的血腥之气，令人作呕。

不过，血腥之气使其他毒蛇稍感畏缩，一时之间，还没有第二次攻击。

福儿那边连拍几掌也杀死了几条毒蛇，他趁毒蛇攻势稍缓之际，自身边掏出一把干的艾草。自落进冷如霜手中那次之后，他已有了防范。

福儿取出艾草后疾声道：“凌姑娘！快取火熠子取火！”

凌菲道：“不行，火光更易招惹毒蛇……”

一语未了，毒蛇又上来了三条，凌菲软剑连挥，那三条毒蛇立刻变为六段死蛇。

福儿一边挥掌挡住毒蛇的攻势，一边叫道：“凌姑娘！快些取火，我要引燃艾草，毒蛇最惧怕艾草的烟味。快！快！”

凌菲明白了福儿要火的原因，立刻取出了火熠子。可是她不能放下手中的软剑，想了想，只得将火石夹在两腿之间，用左手打石取火，费了半天劲，总算将火熠子引燃了。

福儿伸手过来接过火种，引燃了艾草，巨石之上立刻升起一蓬白烟。

艾烟一起，那些毒蛇莫不畏缩后退，总算稳住了局面。

冷如霜嘿嘿冷笑道：“娃儿！原来你还有两下子，老夫不信你随身带了几千斤艾草，手里的艾草燃光了，老夫看你怎么办？”

凌菲接口道：“福儿！艾草燃光了怎么办呢？我们得赶快想办法呀！”

福儿沉静地问道：“凌姑娘有何高见？”

凌菲想了想，道：“将老魔头骗上来，设法制住他。”

福儿道：“那老魔头比毒蛇还要狡猾，他未必肯上当；即使骗他上来，我们也未必能够制住他。”

凌菲道：“让我试试看……”

说着，扬声道：“冷老魔！我们谈和怎么样？”

冷如霜獠笑道：“休要做梦，你们等着毒蛇咬死吧！”

凌菲道：“你下令收回毒蛇，我要我哥哥交回秦茹慧。”

冷如霜冷哼一声，道：“你少耍花招！你根本就不知道秦茹慧现在何处。”

凌菲道：“可是我知道我哥哥的落脚点呀！我可以带你去。”

冷如霜微作沉吟，道：“好！你下来。”

凌菲装得害怕的样子，连连摇头道：“不行，毒蛇会咬我。”

冷如霜道：“老夫教你下来，毒蛇就不会咬你。”

凌菲以不屑的语气道：“谁相信你的话？”

冷如霜沉声道：“老夫说话向来算数。”

凌菲向他招招手，道：“你来上，我们勾勾手指头，不然我不信。”

冷如霜嘿嘿一笑，道：“你们两个娃儿，又想搞什么花样？”

福儿大笑道：“哈哈！想不到天不怕地不怕的冷老魔怕两个小孩子！”

冷如霜叱道：“少说废话！女娃儿带我去找那个使钓钩的小子。你呢？肯不肯说出柳南江现在何处？”

蓦然，响起柳南江的声音道：“柳南江在这里。”

此地离白玉梅的秘窟不过五十来步，吵闹之声，几乎十里之外都可听得见，柳南江自然也听见了，因而赶了过来。

福儿一听见柳南江的声音，真是欣喜万分，可是也替他担心，忙叫道：“相公当心毒蛇啊！”

凌菲虽然非常痛恨柳南江不和她同行，见到他却不由自主地有几分高兴。也高声叫道：“柳兄来得正好，好好教训那老魔头一顿。”

柳南江沉声道：“尊驾以毒蛇对待两个小孩子，未免太卑鄙了吧？”

对柳南江的突然出现，冷如霜的确有些意外。愣了一愣，方哈哈笑道：“不请自到，老夫要和你谈一桩买卖。”

柳南江冷声道：“在下无兴趣和你这种左道旁门的人物打交道。”

冷如霜一指巨石上的福儿和凌菲，道：“别忘记你两个朋友的性命在老夫手里。”

柳南江冷笑道：“杀人者人恒杀之，你的性命也在我手

里。”

冷如霜沉声道：“你休猖狂！老夫是对你客气，并不是怕你。”

柳南江道：“少说这些狠话，收起你的毒蛇走你的路，那就河井两不犯。不然，姓柳的今天要主动拔剑让你溅血当场！”

冷如霜哇哇大叫道：“好狂的娃……”

那个“儿”字挂在嘴边，还没有说出来，嘴巴张得大大的也没有闭拢来，原来他的后颈窝突然被一只强而有力的手抓住了。

柳南江哈哈大笑道：“老魔头！你每天设陷阱，布圈套，想不到你也会上当。”

原来柳南江和白玉梅预先订好了计策，由柳南江出面引诱冷如霜发怒，在他不觉察之际，白玉梅施展“困龙八抓”的手法将冷如霜制住，冷如霜果真上了当。只要白玉梅稍一用力，冷如霜的颈骨立刻就会折断。

凌菲讶然道：“福儿！你看清楚没有，那个穿白衣服的女人是从哪里冒出来的？”

福儿摇摇头喃喃自语道：“好快！我只看见白光一闪……”

凌菲冷笑道：“你们相公认识的女人倒不少，难怪你问我是第几个。”

福儿笑道：“凌姑娘！你是吃哪门子飞醋。嘻嘻！”

凌菲娇叱道：“看我打烂你的嘴！”

叱声中，一掌向福儿掴去。

福儿一闪躲开，嘻嘻笑道：“你真会讨便宜，打了一次还想打第二次，当心不要闪坏你的腰。”

方才还面临生命威胁，眨眼间，两个小家伙竟然又打闹起来了。

冷如霜的手下，一看老主人被一个白衣妇人在身后抓住了，这还了得，立刻一拥而上，将白玉梅和冷如霜围在核心。

白玉梅冷叱道：“你们敢妄动一下我就捏断老魔头的脖子。”

冷如霜狞笑道：“你捏断老夫的脖子，老夫的毒蛇就要啃光你身上的肉。”

白玉梅冷笑道：“那可不一定，最少你比我先死。”

冷如霜嘴里硬，心里寒，语气一缓，问道：“你们想怎么样？”

白玉梅道：“只要你收起毒蛇走路，河井两不犯，柳相公已说过一遍，难道你耳朵聋了？”

冷如霜嘿嘿一笑，道：“只怕没有那样简单！”

白玉梅道：“由此可见，你平常骗人骗得太多，所以才怕被人骗。我们绝不会像你这个老魔头出尔反尔，毫无信用。”

冷如霜怒声道：“老夫用毒陷人，确有其事。但是老夫说话向来算数。”

白玉梅道：“少罗嗦！下令将毒蛇收进笼去，我可没有闲功夫和你磨菇。”

冷如霜向他的属下一摆手，那些大汉立刻各自撮唇一啸，并纷纷闪开。

柳南江缓步走到冷如霜面前，道：“老魔头！我相信你这样大的年纪也不至于说话不算话，否则，你小心我的剑。”

冷如霜道：“老夫虽是阴沟里翻船，却也甘心认输，君子报仇，三年不晚……”

说到此处，颈项忽然一松。

冷如霜一边转身，一边道：“待老夫看看是哪一位高手？”

身后竟然无半个人影。老魔头不禁倒吸一口凉气。

柳南江笑道：“你可以走了。”

冷如霜悻悻然道：“好！老夫裁得没有话说，明晚子时三老峰头后会。”

柳南江讶然说：“在下几时和你约有后会之期？”

冷如霜道：“你虽不曾与老夫订约，却与秦茹蕙订有约会，而老夫也和秦羽烈订有约会，岂不是又要聚上一聚？”

柳南江冷笑道：“想必明晚三老峰头又有一座陷阱，在下倒要来领教领教。”

冷如霜在一阵狂笑声中飞身离去。

凌菲已抢先纵下巨石，问道：“柳兄！你怎知我们在此被毒蛇所困？”

柳南江道：“刚巧路过。”

凌菲又问道：“那个白衣女人呢？来得快去得快，一晃就不见了？”

柳南江道：“她是个神秘人物。”

凌菲冷哼道：“我看你是故作神秘……”

语气一顿，复又笑着问道：“柳兄！找着‘子午谷’了吗？”

柳南江道：“你不该问这句话的。”

凌菲不悦地道：“这有什么了不起？”

柳南江道：“我若说没有找到，你一定不信；若说我找到了，我也未必肯说，岂不是要逼我说假话骗你？”

凌菲笑道：“不管是真是假，你所说的话，我完全相信。”

这时，福儿也来到了身边，向柳南江一拜，道：“参见相

公。”

柳南江“唔”了一声，没有说话。福儿上山，分明有事，当着凌菲的面，却不便动问。

凌菲也明白有她在场，他们两人也不会说什么，因而自顾自地说道：“柳兄！你可知道秦茹慧着了冷如霜的道儿？”

柳南江不禁一怔，惊问道：“谁说的？”

凌菲从鼻孔里喷出一股冷气，不悦地道：“何必那样吃惊？”

柳南江道：“为人不该幸灾乐祸。”

凌菲气咻咻地道：“谁又幸灾乐祸了？告诉你，别担心！我哥哥又将她救出来了，详细情形问你的书童福儿吧！”

福儿接着就将他的所见所闻又讲述了一遍。

从秦羽烈那一边着想，柳南江不必去为秦茹慧担心；可是从白玉梅这边设想，他应该是要为秦茹慧担心的。虽然秦茹慧目下已离魔头之手，却不能已安然无事。从毒窟中过了一趟，身上绝不会干净。

柳南江正沉思之时，忽有三条人影急奔而来，转瞬即到面前。

柳南江抬头望去，来人竟是“祥云堡”总管公孙彤以及两名壮汉。

公孙彤已先发话道：“原来是柳相公，可曾见到堡主？”

柳南江摇摇头，道：“没有，秦堡主已来了吗？”

公孙彤道：“堡主比老朽早来……”

语气一顿，压低了声音接道：“小姐着了冷老魔的道儿……”

柳南江接口道：“在下已听说了，方才还和冷老魔碰过面。

不过，听说秦姑娘已被人救出来了。”

柳南江撇开了福儿，表示这消息是从冷如霜那里得来的。同时，他向福儿使了个眼色，福儿会意，连忙扯了一下凌菲的衣袖。

两人走到一边，凌菲悄声问道：“什么事？”

福儿低声回答道：“我们何必让‘祥云堡’的人认识我们呢？”

凌菲冷笑道：“算了！还不是你们相公向你使眼色，要你拉我走开的。”

福儿笑道：“你这个人什么都好，就是疑心病太大。这也难怪，夫子云：唯女子……”

凌菲娇叱道：“你再说下去，我敲掉你的牙齿。”

他们两人向北，公孙彤和柳南江却缓缓向南行去。

公孙彤皱紧了眉头，道：“小姐虽然被救了出来，但是到目前还未见人。而且据冷老魔今天派人投书说，小姐已被他用‘五毒点穴手法’点封了浑身的主要大穴，武功业已完全丧失。”

柳南江骇然张目道：“真的？他为什么要这样？”

公孙彤道：“起因于那把铁剑。”

柳南江问道：“那把铁剑算是价值珍贵吗？”

公孙彤摇摇头，道：“不过是人云亦云，根本毫无价值可言。”

柳南江道：“还他就是。”

公孙彤道：“可是冷老魔不但要铁剑，还要玉佩。相公是知道的，真的玉佩根本不知下落，堡中那方玉佩虽是假的，却是令师所托之物。即使小姐被杀，堡主也不会拿出来的。”

柳南江讶然道：“奇怪？冷老怪怎会知道堡主手里有一方玉佩呢？”

其实，他的讶色有一半是假的，早晨听白玉梅所说的情形后，那方真的玉佩显然已落在秦羽烈的手中。现在他略作试探，倒要听听公孙彤如何回答。

公孙彤叹息一声，道：“说来也真可笑，这两天，江湖中起了一阵可怕的谣言。说什么萧三先生是被‘关中一龙’凌震霄所杀，而凌震霄又被堡主所杀，因此，原来在萧大先生手里的那方玉佩就落到了堡主的手里。事实上，不是相公提起，堡主就根本不知道凌震霄已然遇害，这显然是有人故意中伤。”

柳南江故作惊色地道：“堡主应该迅速追查谣言的来源予以澄清才对。否则，堡主一定会成为众矢之敌，那就太可怕了。”

公孙彤道：“是呀！堡主正拟追查谣言的起因，偏偏又遇上这件事。”

柳南江道：“有在下效劳之处么？”

公孙彤道：“堡主将希望完全寄托在相公身上哩！”

柳南江道：“那又未免太看重在下了……”

语气一顿，接道：“这样吧！在下先设法找寻秦姑娘的下落，不管有无下落，明晚我都会赶来三老峰头，请总管转告堡主。”

公孙彤拱手一揖，道：“老朽代堡主谢过……”

语气一顿，接道：“方才那位小童，相公是如何识得的？”

柳南江情知对方动问必有原因，哄瞒反而使对方起疑，因而直答道：“实不相瞒，那是在下的书童。总管因何动问？”

公孙彤哈哈笑道：“真是太巧了，尊童不知怎么被冷老魔

抓了去百般拷打，后来被堡主救了出来。堡主问他主人是谁，他摇头不答。堡主因而对他非常赏识，认为如此忠心耿耿的仆从难求。为他疗伤，又给他银两，还要他去堡内养伤，他却婉辞了。”

柳南江拱手一揖，道：“想不到如此麻烦堡主，请先代谢。见面后，在下还要拜谢。”

公孙彤笑道：“相公太客气了……”

语气一顿，接道：“就此别过，老朽还要和堡主见面，冷老魔的实力不弱，我等今晚得预先布置一番，免得又中了冷老魔的圈套。”

言罢，率领两名壮汉疾速离去。

柳南江怔怔地望着公孙彤的背影出神。按理说，他没有理由怀疑白玉梅的话，可是，他在公孙彤的应对上却看不出一丝破绽来。

公孙彤离去后，凌菲走过来，似笑非笑地问道：“密谈完了吗？”

柳南江道：“对不住！我和公孙彤密谈已完，但我和福儿还要密谈一番。”

凌菲一撇嘴唇，道：“早在我预料之中，去吧！我才不稀罕听你们的悄悄话。”

言罢，飞身纵上了那座巨石。

柳南江问道：“师弟……”

他发觉喊溜了嘴，连忙改口道：“福儿，有什么事吗？”

福儿低声道：“秦堡主曾救过我一次……”

柳南江摇摇手，道：“方才公孙彤已经提过了，你是怎样会落到冷老魔手里去的？”

福儿答道：“我想察访一下他倾巢而出的目的何在，不想被他发觉了，用毒蛇困住了我。”

柳南江点了点头，又问道：“还有什么事？”

福儿压低了声音道：“有人说秦堡主的坏话。”

柳南江“噢”了一声，问道：“什么样的人，说了些什么？”

福儿答道：“一个无名客，约有五十多岁，面无表情，大概是经过易容之术。那日我在杜曲打尖，他将我扯到暗处，对我说：请转告柳相公，绝不可轻信秦羽烈，他是个伪君子。‘芙蓉仙子’的门人沉尸曲江是他的杰作，不过下手之人却是公孙彤，目的在使相公增加无谓困扰，他再出面讨好。还有，‘倚水阁’旅店中卧底的茶房行藏被相公识破，也是由公孙彤杀之灭口。凌震霄也是死于公孙彤之手，三个人都是心脉震断而死。他还说，表面上‘祥云堡’是称秦羽烈为堡主，实际上却掌握在公孙彤的手里。说是公孙彤的武功不知比秦羽烈高好几倍。”

柳南江真是愈听愈惊，这个无名客的来意固然可疑，但是他的话却有一半可信，因为有许多事情都是事实，绝非出于捏造。就像那卧底茶房的被杀，说得一点不假。

但是，若说“祥云堡”实际上控制在公孙彤手里，那又有一点令人难以置信了，武林中人无不愿意扬名显姓，谁会愿意处于幕后中呢？

柳南江沉吟一阵，道：“那个无名客因何知道你和我有关系呢？”

福儿道：“连公孙彤武功比秦羽烈高的事情他都知道，了解你我的关系就算不得什么了。”

柳南江神色凝重地道：“如果无名客所说的话都是事实，公孙彤倒是一个非常可怕的人物。想想：他因何深藏不露，显